



望柿

翁军



多彩,褪去了惊艳,在叮咚的溪流伴奏下,低吟着生命不息的年轮。

天一冷,在北方之南的人,总喜欢找雪。趁着周末,混进驴友团进山找雪。...

般,无路,悬空木梯,几乎呈直角状,弓腰独身才能爬上去,这个地方叫香炉寺。

山坪间,一树焰火似的红柿子,挂在天空,迎风摇曳,恰巧,两只山雀停在枝丫间。

途中,偶遇一砍柴老农,身着迷彩雨衣,手麻利地将倒地树木,砍成两尺多长的木段。

打个招呼。聊了一会天,得知眼前这位面色红润,硬朗的老人,年逾七十。

他叫戴和兵, 蕲河镇六组的村民,膝下两个孩子都出去打工了,他和老伴一直生活在这里,上山砍柴,对他来说是常有的事。

“现在条件好了,水电有了,路也修到了家门口。”老人家打开话匣子,眉飞色舞。

“过去点煤油灯,晚上漆黑。” “现在亮堂堂的,晚上坐在电炉子前看电视,好得很。”

“自己的十几亩地,除了退耕还林外,剩下的就种了些红薯、洋芋和魔芋。”

“多余的卖些钱,一年能落万把块,够了。”

老人对如烟往事,历历在目,什么公社挣工分、什么土地承包到户、不交农业税、享受低保、脱贫政策等等,说得清清楚楚;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,更是了然于胸。

“望断山,累死牛。”老戴滔滔不绝,气定神闲,“看着它不远,过去要走几面坡。”

白雾轻起,蓝天映现,回望落雪的香炉寺,隐隐约约,朦朦胧胧,宛如一幅唯美的水墨丹青画卷。

驴友兴致大发,意犹未尽,于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又拐进了四季镇的杨家院子。

山坪间,一树焰火似的红柿子,挂在天空,迎风摇曳,恰巧,两只山雀停在枝丫间。

野奢,是陶冶心境的一种绝佳选择。走马灯似的回放万千思绪……戴和兵的安逸、山雀的嬉戏、驴友的“哇塞”尖叫,似乎在诠释幸福的另一种滋味。

青山绿水唱紫阳

李志

摇;和着船号子,悠悠的水面显得格外缥缈,空气中弥漫着鲜虾小鱼的味道。

勤劳淳朴的紫阳人,在家乡的富硒水上漂流无拘无束的心境,放飞理想信

念的光辉。期待每一天,游船都会来这里接人。让所有出行的人都登上江心的幸福岛,共赏家乡的美景,互诉人间真情。

山有山的灵秀,水有水的执着。山是始终向上生长,水是始终向下奔流。他们各有各的挺拔,各有各的柔美;有山的地方必有水,有水的地方必有山。

茶韵飘香 名泉三千地乾坤,流水不腐户枢明。杨柳三千江两岸,渔歌唱罢接星辰。

南来北往商旅路,一履通汉到古今。

歌声停止了,紫阳的山川又显出了迷人的清秀,清澈的江水倒映着清幽的群山;朦胧中为这座山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。

通往院子有三条最便捷的土路,一条是从教场口翠花街动身,沿原副食公司豆腐房、县自来水井小路,经三岔门前生产队机井左拐进入院子。

进入院子门楼,一股浓郁的香气随风扑面而来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矗立院子中央高耸挺拔的棕榈树,绿色扇形棕榈叶,随春风上下舞动,犹如舞动的琴键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子

陈善贵

韭菜花和灯笼花、指甲花不是专门种上去的,是修补被雨水浸泡倒塌墙体时,毁掉菜地、花园取土夯筑墙体时,带来的种子,后发芽生长。

喜鹊在院子飞来飞去,每当此时妈妈会说,要来客人了,而且概率很高。

夏

盛夏,太阳起得早,回去晚。院子的光照比平时充足了许多,由于光合作用,院子的果树坐果后一天一个样,草本花卉在适龄果蔬的映衬下绚烂嫣红。

鲜花盛开季节,院子分外迷人。红牡丹、黄玫瑰、五彩月季、雪白栀子花、玫瑰红指甲花、金黄太阳花以及记不全的花名,说不准的颜色,把小院点缀得十分个性。

二妈很会过日子,她的地界一点一滴地在扩大,尽可能多种点菜,多一点经济添补。同时,在她的屋檐下养了蜜蜂,仅靠院子的花是养活不了这窝蜜蜂的。

早晨,太阳越墙而入,蝴蝶翩翩而至,在花丛中、树木间飞舞。中午时分,蜻蜓在院子飞来飞去。

三伏天的黄昏,母亲使唤我把院子打扫干净,父亲把刚从机井抽出的渗凉井水,洒在院子降温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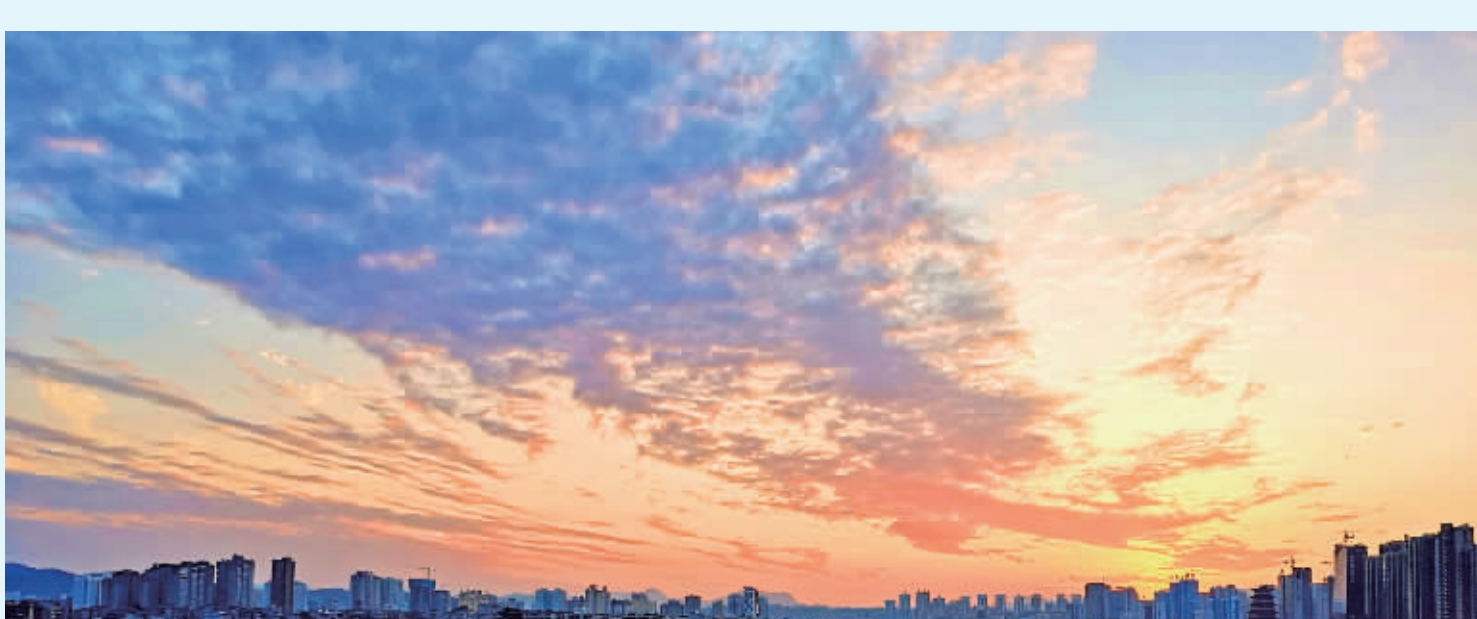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院南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走得快。在春夏交接之际,院墙上的韭菜已长到二、三寸,绿油油的。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割过院墙上长的韭菜。

『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』

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

冬暖汉江

王长生/摄



冬天的勇士

陈晓琴/摄



野渡

郑时根/摄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报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,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@qq.com 信箱,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,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,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!

外婆家记趣

邓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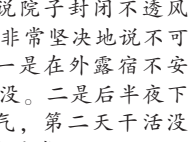
年关将至,幼时最盼过年去外婆家。驱车到郊区至汉江边,坐等船家从对岸缓缓而来。人在船上,船行江中,两岸团山,绵延不断地倒映在水中,美若画卷。

白墙青瓦,冬暖夏凉。篱落庭院,大大方方。曲径延伸,至远通幽。周围果树,夏出冬藏。庭院下方,葱葱竹林。忽而风起,沙沙作响。房后山坡,林若云集。

白墙青瓦,冬暖夏凉。篱落庭院,大大方方。曲径延伸,至远通幽。周围果树,夏出冬藏。庭院下方,葱葱竹林。忽而风起,沙沙作响。房后山坡,林若云集。

白墙青瓦,冬暖夏凉。篱落庭院,大大方方。曲径延伸,至远通幽。周围果树,夏出冬藏。庭院下方,葱葱竹林。忽而风起,沙沙作响。房后山坡,林若云集。

白墙青瓦,冬暖夏凉。篱落庭院,大大方方。曲径延伸,至远通幽。周围果树,夏出冬藏。庭院下方,葱葱竹林。忽而风起,沙沙作响。房后山坡,林若云集。



(未完待续)